



假作真时“假亦真”

邓伟志

如今作假的面在拓展，植物有假，动物也有假，物质产品有假，精神产品也有假。不仅作假的面在拓展，而且作假的层次也在提升，院士候选人有假，高官、高管也有假。几年前，一位大人物莫名其妙地为一位无官之辈写了封信，地方便莫名其妙地让那无官之辈当上了个地级市的副市长。案发后，我问过与那骗子共过事的女性副市长是否有所察觉。她说：只发现他很少记笔记，想过他文化程度可能比较低，别的也没发现什么。我说：“那他下去讲话，想必也被称作‘重要指示’、‘重要讲话’了……”“那当然……”

由此我在想：骗子的智商一般不低，就是“诚信”太低，人品太坏。再进一步思考：既然社会上有骗子，不妨把骗子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后来我发现，如果从社会管理角度考虑，还真可以把骗子视为一种社会报警器。骗子冒充什么人，就表明什么人在社会上吃得开，兜得转。曾记否？在英雄崇拜的年代，骗子就冒充英雄，从而引发老舍写了部《西望长安》。在“文革”当中军宣队吃得开，就有冒充军人。在明星受欢迎时，有人冒充导演。在洋人吃得开时，就出现假洋人用国产冒充洋货。在权大于法时，无法冒充高干子弟了，就有人冒充高干座上客。

“假作真时真亦假”，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写出的这句话似乎也只是反映了一部分真理。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骗子看出了社会真的有一部分人过于吃得开，便去冒充那种人来扰乱社会，吓唬、忽悠百姓。还是辩证法有道理：事物无不有二重性。“假作真时真亦假”，是有的；假作真时“假亦真”，也是有的，说不定这一点更容易被忽视，更值得发掘。

因此，我们在抓住骗子时，就不能一味地就事论事，而应该上升到社会关系上来认识，在治理社会结构这个“本”上下工夫，努力拉近于吃得开的与过于吃不开的两极之间的距离，骗子就会减少，骗术也会失灵。别忘了，骗子的多寡同社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成反比。

儿时的西瓜季节是个愉快的季节。

西瓜上市了，学校也放暑假了，我便照例会去江阴外婆家度假。外婆家在县城西郊的一条小巷深处，青石板铺就的夏季小巷显得悠闲且古朴。这里却是我童年最向往的地方。外婆家的房子后面有一个大院子，院子外面不远处便是一条大河，每天河边会有各种的船停泊着，其中便会有好几艘装满西瓜的船。附近住家便去那些船上买西瓜，这里的人们买西瓜都十分大气，都是论筐、论担地买。在船边与瓜农谈好价钱，便自顾回家，一会儿瓜农便会将西瓜大担地运上门来。跟着外婆去船上买西瓜是我最兴奋的事情了，外婆与瓜农谈斤论价的当儿，我便会爬到船上去拣那些又大又圆的西瓜，不一会外婆与瓜农谈妥了，于是马上便会由两位瓜农扛着一大筐西瓜送上门来，于是外婆家那宽敞的灶间里便滚得满地都是西瓜。

外婆家吃西瓜是充分自由的，小孩大人都一视同仁，而且不分时间想吃就吃。每天外婆便会将好多个西瓜分别装在一个个网线袋里用绳子吊在井里冰镇着。整个暑假里我几乎是拿西瓜当饭吃，每天一早睁开眼睛就能吃下小半个西瓜。外婆家院子外面是我每天玩耍的乐园，好些城里都很稀奇而且要花钱买的东西，

这里可说遍地皆是，只要你有力气，便是取之不尽。比如，蚂蚱、知了、金虫、青蛙……还有多种的花草。每天中午睡过午觉，便是我放风的时候，我便会如

西瓜季节

祝子平

脱了缰的马儿一下子钻进那些庄稼地里或河沙滩边上去，找到邻家的小伙伴，捉迷藏、逮小虫、玩水、捡卵石，骄阳似火的烈日下，我们则全然不惧，一个个不亦乐乎，每天都要玩到夕阳下山，外婆再三催促才会心不甘地回家。

傍晚回到家第一件事便是洗澡。洗好澡当然便是吃西瓜的时候了，这时

的西瓜是最可口的。经过几乎一天井水冰过的西瓜吃在嘴里，那感觉绝对是透心地凉快。我总是拼命地吃，而且吃得很狼狈，外婆总说我是饿死鬼投胎，

吃的太多了有时连晚饭都吃不下。外婆家吃西瓜虽是充分自由的，但这只是指数量，其他不自由的规则是不少的。首先是不允许浪费，打开的西瓜不管甜不甜都得洗干净，绝不允许丢弃。其次吃剩下来的瓜皮都得用小刀削出瓜肉切成小片用盐腌起来，腌过后，外婆会放在院子里晒到半干，切成细条炒

毛豆，那是吃泡饭时的绝妙小菜。再其次是西瓜籽留在专门的容器里，洗干净了摊在竹簸箕上晒干。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每到过年外婆便会给我家捎来大量的年货，其中就有那些竹簸箕上晒干已炒得香喷喷的西瓜籽。

晚饭后大人们都会在院子里乘凉，拉家常，孩子们玩了一天，此时静下来便有些困意了，于是外婆便会用一把大大的蒲扇一边帮我赶着蚊子一边讲些故事给我听……如果碰上雨天，晚饭后我们便会直接进蚊帐里，外婆家的那张雕花床很大，帐子里还有搁板，外婆便会将西瓜什么的东西放在搁板上。我便在床上吃西瓜。心

古风

王家林

虹
云开泻霓雾，
天女晾花布。
巧推七彩轮，
半掩金莲步。

莲
蜻蜓舞方歌，
蛙闹荷花节。
滴溜大眼圆，
滑落杯盘列。

满意足了，舒舒服服地躺在冰凉的篾席上，很快便会进入梦乡。夜，静悄悄，屋外是淅淅沥沥的雨声。“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此情此景则完全已是一个禅的世界了。

合，也许只有南极雪可以媲美。

那些沙枣树、红柳树染上了雪霜，竟满树银白，童话一般的梦幻，如同北国的冰雕，华丽而又可贵，有一种逼人的气质。而那些低矮的农舍，仿佛掩埋在皑皑雪堆之中，也多了一份圣洁与清爽。

美丽的七彩山被积雪覆盖了，失去了那种绚烂的妩媚，但那披上了白色婚纱的模样，依然有几分妖娆，在隐隐约约中绽现。

公路上空空荡荡的。难得有车辆交臂驶过或相向而驶，也有几个电路维修工，衣帽裹护着，猎人似的蹒跚着。

也许是气压太低，鸟鸦盘旋着，低飞着，栖息在公路上雪地里，树干上。稍有动静，便振翅飞翔。

还有麻雀，也鸣啭着，在雪色的戈壁滩争得一份自由的欢唱。

戈壁滩上的一切，都是诗，诗情浓郁；都是画，意境深幽。这样的景致里，眼睛和心灵自然不会自甘寂寞的。一路戈壁，是一路诗情画意的自由流淌呀！

敬请读一篇

魅力喀什《让记忆定格》。

一路戈壁

闵师林

在南疆大地行走，所见的常常是戈壁。不知何故，我坐上了戈壁上奔驰的车，就几无睡意。车子在搓板一样的道路上疾走，仿佛就像小汽艇在波浪涌动的湖面一般，歪歪扭扭，碰撞声不绝于耳。什么事都不能干，但两只眼睛可以浏览窗外的景物。戈壁是袒露在视域里的，无遮无拦，像新疆汉子，豪爽的个性鲜明毕现。每次我都能感觉戈壁的奇特。第一次的新奇似乎从未消弭，有时候反而更甚。我相信这片土地一定有自己神奇的故事和意味，譬如茫茫的沙漠，其实也蕴涵着令人难以猜透的过去和未来。

从喀什到叶城，从叶城抵达巴楚，由巴楚再返回喀什。这一路全长近千公里。这一路戈壁横陈，公路从戈壁穿越，倘若从几千米高空鸟瞰，我们的车辆几乎就像是一只甲壳虫，蜗牛一般在一条曲折蜿蜒的线路上爬行，实在太渺小，太不起眼了。再微不足道也是有灵有肉的高级动物呀，该思想，该寻索，也该驱散几份寂寞吧。戈壁，由此在我的眼睛里，变得丰富和生动起来，戈壁的一切还真是值得咀嚼和回味的。

开春之后的喀什，终于盼来了

一场瑞雪，原先只是局部有雪，后来采取人工降雪，大面积地普降，把喀什装点得洁白素雅了许多。茫茫戈壁也显现出不一样的风姿来。在摇晃不定的车上，我即兴写下了一段微博：一路戈壁，积雪先是若有若无，只是点缀，后来愈益浓密。原先还见几篷虬劲的从雪被中

挣脱的红柳，现在则白茫茫一片，唯积雪主宰了。远处的山峦在雾霭中朦胧，因为雪的披挂，有遮有露，倒像卧着的巨大的斑马，凝然不动。有几棵榆树树冠苍然。又一溜沙枣树，雪团锦簇，像许多大小猴子顽皮地栖息着，千姿百态，煞是好看。因为区域辽阔，有的地方积雪稀少，散落在沙砾地上，有几分凄清。也有的地方，积雪漫山遍野并且明显深厚，那种气势恢宏，寒意凛然，让人禁不住屏气凝神。这戈壁与雪的相融

“亚健康”一词如今甚为流行，究其原因，浅见以为是对“无病即健康”的一种逆反。而疾病，通常的认识是指有一定的病因、引起一定的病理变化、产生某些症状、导致一定后果的一个非正常的生命过程。比如：肺炎双球菌侵入人体，引起肺部炎症，产生发热、咳嗽，导致人体不适，是为肺炎。得了肺炎，当然不健康了，于是要治疗、要休息。但没有肺炎、没有肠炎、哪儿也不发炎，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心电图正常、肝功能正常，就是健康吗？也不然，头昏哪、肌肉酸痛、精力不集中、睡眠不好，食欲不振……总不能说是健康吧。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早就说了：“健康是指躯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良好状态，而不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也就是说没有疾病或虚弱，并不等于健康。那么，又没病、又不健康，

算什么呢？“亚健康”一词应运而生。当然，亦有称之为“第三状态”或“中间状态”的，即非病、亦非健康的状态。

但主流医学对“亚健康”一词并不十分认同。原因是“亚健康”之中包括了一部分疾病的早

医学应该从单纯的生物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的模式。其意在：一方面不仅生物的，如细菌、病毒等可以引起疾病，人的心理失衡、社会适应不良也会引起疾病。另一方面医学不仅应该关心病人的生物学

力减退、咽痛、颈或腋下淋巴结触痛、肌肉酸痛、不伴红肿的多关节疼痛、头痛及睡眠不能恢复体力等。我国有专家认为此即“亚健康”。不过从诊断标准看，咽痛、淋巴结痛、关节痛，这“慢性疲劳综合征”确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病”。我国现时所说的“亚健康”，大多还是因为生活行为不当，如熬夜、烟酒过度、饮食过量、缺少运动，或对于工作、学习的不适应，或对人际关系的“失和谐”等引起的生理与心理的不适，与之并不相同。

尽管“亚健康”一词从学理上来说还有些问题，但从它指向的“没病不等于就健康”的理念上来说，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如果正确引导，改变不良生活行为，化解工作、学习的压力，协调人际关系，将“亚健康”导向“健康”，即如本栏名目：走出“亚健康”，那么就是很可取的了。



欢乐时光

(水彩画)
殷平

“亚健康”说

杨秉辉

期表现，学生高考固然食欲不旺盛，但某些疾病也常以食欲不振开始；青年失恋固然难以入睡，但抑郁症亦可能从睡眠不好起头。而疾病早期常难有客观的，诸如心电图、肝功能等检查异常的证据，因此需要随诊观察，过早认定“无病”，恐对某些疾病有疏漏或延误诊断之嫌。此为一，其二，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恩格尔教授提出

上异常的纠正，也要关心病人心理状况、社会功能的康复。所以“亚健康”实际上就是不健康，其中还可能包括一部分早期的、传统意义上的疾病。

国际上并无“亚健康”之说，美国的疾病分类中有一个“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病名。“慢性疲劳综合征”的诊断标准是：6个月内仍不能恢复的疲劳，加上下列各项中的任何4项：记忆力注意

出生于1776年的福建同安县（今属厦门市）人陈化成是鸦片战争时期守卫吴淞、英勇抗英的著名将领。

1840年7月5日，英军攻陷定海之后不久，英军屡用舢舨船突入吴淞口，测量水势，均被陈化成率部开炮击退。

吴淞口位于黄浦江与吴淞江汇入长江的出口处，是保卫上海和长江门户的首要阵地。陈化成在两江总督裕谦的支持下，积极备战，大力加强阵地防御。定海再次沦陷，镇海、宁波相继失守之后，陈化成悲痛欲绝，誓死保卫吴淞要塞。他对部将说：“武臣卫国，死于疆场，幸也，尔等勉之。”

当时，陈化成亲率苏松镇总兵周世荣部1300人防守西炮台；署理川沙营参将崔吉瑞带兵一千多人，防守东炮台；两江总督牛鉴带兵二千余人防守宝山县城；徐州总兵王志元带兵七百人，驻守宝山县城西北的小沙背。1842年春，英舰27艘，陆续集结在长江口外的鸡骨礁附近，并闯入吴淞口内测量水道。6月9日，英舰三艘，排列木头人于舰两侧，绕过小沙背，直向西炮台，妄图试探陈化成炮兵火力，陈化成严令静守不发炮，英军阴谋未能得逞。6月13日，英舰结集益多，炮声震天，往返拦截商船。6月14日，其部下苏松镇总兵周世荣得英军水牌浮战书，请陈化成缓期师，陈化成掷书塘外，出口号，诫备战。6月15日，牛鉴亲自到陈化成帐篷前，以“贼锋难犯”为词，“议迎犒缓师”，陈化成坚决拒绝，并当即“严饬各营将士整器械，具战船，身带干粮，以备御敌”。

6月16日清晨，英舰向吴淞进犯。未等敌舰全部泊定，陈化成亲自指挥西炮台最早开炮，第一发炮弹击中英军第二号战舰“布朗底”号，打死一名军官和几名水手，另一发炮弹，把轮船“弗莱克森”号的一名测量手两腿打断。双方激烈炮战两个半小时，陈化成部下的士气非常旺盛，他们的“火力不但猛烈，而且也很准确”，英军旗舰“皋华丽”号被击中多次，后樯被击中三炮，“布朗底”号被击中14次，“西索斯梯斯”号被击中11次，其他舰只亦被击中多次，连侵略军也不得不承认：“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为最厉害。”

炮战自天明至日中，陈化成一直出旗挥旗发炮，与侵略军对击。但守小沙背的王志元“按兵不动”；守东炮台的崔吉瑞则作“壁上观，不发炮”；而牛鉴见炮战获胜，率兵教场观战，英舰击毁教场将台，牛鉴十分惊恐，急檄陈化成退兵，陈化成不答应，他便混在士兵中，溃逃太仓。英军看到这个情况，决定以海军陆战队在运河内登陆，全力包抄西炮台；英舰炮火，亦并力向西炮台阵地轰击。周世荣贪生怕死，劝陈化成撤兵，陈化成拔剑怒斥：“庸奴，误识汝！”

周世荣逃走后，陈化成带领亲兵数十人，坚定守卫孤立无援的西炮台阵地。他亲点火药，连开数十门。炮震手伤，血流至胫，还坚持指挥抬枪队、鸟枪队，向登岸侵略军射击。英军巨炮冲陷“土牛”，炮伤其足，他仍手执红旗，指挥塘上，施放大炮，屹然不动。登陆英军大队拥至，陈化成身中洋枪七弹不能支。当时在塘仅有三人，陈化成对武进士刘国标说：“我不能复生，汝急免我首，掷体沟中”，一恸而绝。陈化成就这样英勇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与阵地共存亡。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海战（二十）

纪连海

夜光杯